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十三回 中高魁吏部分曹 訪新貴翰林拜客

卻說眾人正在演說，被個童御史喝散了，寧、魏諸人掃興而歸。孫謀意欲找個僻靜地方，以圖再舉，倒是淡然勸他不必，恰好四月□一放榜，為期已近，淡然有些心神不定。到了□一那天，淡然一早起來，想要出去躡躡看，孫謀兀自高臥，淡然暗想道：此公未免太矯情了，平時起得甚早，今天特地起遲，料想是不肯去看紅錄的。就招呼于、來、鄧三人，悄悄出門。走到琉璃廠，那知為時尚早，紅錄還不曾貼出，四人隨意在南紙鋪內購買些墨盒銅鎮紙等類。將近已牌時分，只見南邊來的部些舉子，匆匆忙忙，向一個小寺門裡擁進去。淡然明和紅錄已出，也就引了三人一同去看，誰知門口有人守住，須得每人出錢兩弔，才放進去。淡然從搭連袋裡掏出四張票子，如數給他。進去看的人，已是滿滿的一大堆了，一個個都對著那土牆發呆。原來紅錄貼在院子裡的土牆上，地下人尿馬糞，臭氣薰蒸，兼之太陽酷烈，那些著紅錄的人，擠得渾身臭汗，穢氣難當。況且這紅錄上，只幾行草寫的小字，貼來又低，四人既然擠不上去，如何看得清楚？正在焦躁的時候，忽聽見外面一片吵嚷，打起架來。原來這些人做成圈套，等到考呆子的錢弄得多了，便假裝著打架，一哄而散，等到這一班散去，好趁空再弄別人的。當下那些舉子，只得漸漸退出。淡然等四人，才看見紅錄上，並無自己姓名，廣東只中了一位，卻不認得，也就跟著眾人退了出來。一肚子的高興，沒處解悶，踱到楊梅竹斜街，見一座館子，掛了個萬福居的招牌，不知不覺，走了進去。店伙計見是會試老爺們來了，分外恭敬，請他們雅座內坐了，跟手閃了一壺香片茶來，問老爺要菜。四人各點了一樣，又定了個燒鴨子。四人中淡然不喜飲酒，于、鄧二人卻是大量，叫伙計燙了二斤紹興酒，開懷暢飲，把中不中的事，卻拋在九霄雲外了。淡然終有點鬱鬱不樂的光景，對著牆上一幅朱拓成親王的字兒出神，力夫勸道：「科名到今日，真所謂強弩之末，得了不為喜，不得也不足憂。作算我們中了進士，點個狀元，還是能替國家做得甚事，出得甚力，益發連話也不敢說了。抱了紅氈單，夾著白帖子，到什麼老師的門口，前輩的門口去伺候，賽同做了新媳婦一樣，真正叫人可憐又可笑，我們縱然恭喜了，原也不至像他們趕著去巴結。然而依弟愚見看來，就是文章有憑據，也沒得那位關老官，算我們真知己，反把身軀束縛起來，如此設想也可看開了。」淡然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般想，但則既來辛苦一趟，總指望了卻這樁孽債，慢說是沒得事業好做，這也存乎其人。我等一群人借著些當道勢力，辦起事來也容易些。你想孫謀要不是中舉，那能去聚這班人演說，幾天工夫，居然就結識了許多同胞呢？究竟科名還是有用的。」原來于力夫也是熱心科舉的，只因到了這時，明知不像的了，落得說幾句曠達話兒，聽了淡然老老實實這一說，弄得無言可答，倒提動了心事，沒情沒緒的連酒杯也舉不起來。來、鄧二人見他們如此，愈加掃興，勉強等燒鴨子來吃過，又叫拿稀飯來，各人呷了一碗，算帳走出。亦虛說道：「我們去聽戲解悶罷。」淡然記掛著孫謀，說孫謀一個人在寓，太冷清，我們還是回寓清談的好，三人齊聲道是，於是折回寓中。

恰值孫謀從裡面走出，見了四人大喜道：「我正要來尋你們，這半天在那裡去的？」淡然道：「不要說起，真正懊悔，進去細談罷。」大家回到房裡，淡然就把那看紅錄的典故，述了一遍。孫謀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弟，你名心也太熱了些，真是中了，還怕京城裡缺了報子不成？那看紅錄的事，豈是我們做的。」淡然跌足稱悔不迭。看看天色將晚，尚不見有報子到來，只聽得隔院裡大聲怪叫，家人來說：「那邊住的一位江西老爺中了末名進士，報子爭錢，說末名是大福氣，叫做殿元，要多給些喜錢呢！」寧、魏諸人聽見此話，知是絕望的了。孫謀此時，也是慨然，說出實話來道：「我的文章也算分外趨時的了，連一句觸犯話都沒有，這般尚且不中，更是無從揣摩的了。」大家聽他說這話，知道他文章必有可觀，就一齊要看，孫謀道：「何苦惡作劇，我文章要見得人時早托出來了，原是喪盡良心做的，我們出去吃館子罷，肚裡倒餓了。再者，也要打聽打聽那幾位同志得意。」五人正打算出門，忽聽得門口一片聲嚷道：「寧老爺有守高中第五名會魁。」外面送進報單，果然孫謀中了第五名，填榜是第六名填起的，所以報得恁遲。當下孫謀也是歡喜，接著淡然等對他一揖道賀，忙著開發喜錢。孫謀本來出手大方，第一次便開發了三□弔，報喜的歡謝而去。淡然相形之下，愈覺難受。原來這是說不出的苦，隨你一等英雄豪傑，到那科名上頭，總是擺脫不來的，所以明太祖用八股取士，曾說道：「天下的英雄，皆入吾彀中。」真是收拾人的極好法子。

閒話休提，再說孫謀因淡然等四人不中，著實替他們抱屈道：「我原想諸君同登甲榜，大家相幫做些事業，如今我靠著小時腦筋中留下幾篇墨卷的毒根，倒饒倖了。諸君錦繡般的文字，反落孫山，非我初念所料。雖然如此，還望諸君在此多住些時，待我得了門路，想把這腐敗世界整頓一番，那時大家有了職業，得償夙志，也未可知，不知諸君意下如何？」當時只魏淡然、于力夫答應住下，來、鄧二人是早和人家訂了合同，要做報館主筆去的。這且不表。

次日孫謀忙忙的僱車到禮部衙門前看榜，就便拜訪同年，會元姓陸名時霖，號兩九，直隸承德府人氏。當日見面，談了些仰慕話頭，商量去拜座師一切事宜。誰知這會元公人極古板，和孫謀談起來，語氣中間，總離不了幾個時文字眼，看他桌上堆著幾部春明鄉會墨，及各科的直省墨選等類，筆套墨盒都是擦得雪亮，歷科的狀元策全套，擺得齊齊整整。孫謀見此情形，也就猜著他的學問深淺了，坐了一會，隨即告退，回到寓所。恰巧報子還在那裡叫喚，原來京裡報喜的規矩，是要叫喚好幾次的，孫謀心裡，自是歡喜。走進屋裡，卻見淡然、力夫躺在牀上談天，來、鄧二人都匆匆的收拾行李，見自己書桌上幾張名片，曉得是同鄉京官來道喜的，孫謀就對來、鄧二人道：「何必急急動身，稍遲數日也不妨，小弟還要和兩兄敘一敘，約會幾樁事情。」來孟道：「今早接著上海電報，報館的東家，曉得我們不中，催我們回去甚急，所以打算明早動身，我們隨後再通信罷。」孫謀沒法挽留，就於當晚，約了四人同至廣和館送行。淡然、力夫這時不比放榜時，早把那牢騷的意思丟開了，便一般有興頭同去。席間所說的，無非是商量幾件條陳，議刻幾種著作，當晚盡歡而散。次晨送了來、鄧二人回來，孫謀已早晚得自己出在一位姓顧的房裡，跟手也去拜見了，說不得一般也到琉璃廠南紙鋪內，買些覆試卷子、大卷子、白折子，回寓操練。

覆試場過，貼出榜來，孫謀取了二等第一名，自知翰林無望，也就隨他去了。到了殿試的日子，孫謀滿意拿出手段來，搶個本頭，那知事不湊巧，偏偏坐在殿前，其時東南風很大，滿殿上盡是灰土，孫謀坐位緊靠窗櫺，又沒有帶擋灰土的鏡子，只弄得墨盒裡一大層的黑灰，把筆都膠住了，沒法草草完卷出來，臚唱傳名，自然輪不到他了。後來打聽，才知在二甲末。至朝考那日，欽命題紙下來，倒甚為得手，一揮而就，寫也寫得乾淨，以為這番是一等無疑的了。誰知落在一位理學先生盧大軍機手裡，這盧公是江蘇人，有個典故他不曉得，貼了個簽子，就取在二等□名。引見下來，欽點吏部主事。孫謀倒不在意，一般的認老師，拜客，卻不學別人出京張羅，只在京裡結交京官，聯絡同年。魏、于二人在寓中，替他謄寫條陳，校正著作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工部裡有位侍郎，姓于名志微，表字靜甫，也是江蘇人。其人不過五□左右，有兩個好兒子，一名察義，表字質庵，一名煦仁，表字厚庵。大兒子是上年放的河南學政，二兒子是上科的留館翰林。兄弟兩人，都是極好的才學，又通知時事，見得外國太強，中國太弱，就想學些外國人的學問，來維新中國。但恨自己不懂得西文，就發憤托人在上海辦了些譯本書，卻多半是製造局益聞報館出版的書，都是很有用的。兄弟兩人看書的眼光，本來就快，不到幾月，一齊卒業。又採辦了些新的譯書，用起功來，漸漸懂得西學門徑，約略知道他們治國的法子，只是沒得權柄，做不成事業。這于靜甫先生，見兒子有偌大的本領，如何不喜歡，不免對了同寅，時常要誇張幾句。人家不知就裡，覺得突兀好笑，叫他有譽兒之癖。殊不知這位靜甫先生的學問，究竟太腐舊了，聽見兒子說出來的話，並且偶然寫個小件雜作，自己全然不懂，反倒要請教起兒子來。質庵放了學政出去，很在河南出了幾個維新題目，可惜那裡的士子，頑固的多，不曉得他的好處，也沒甚麼大名望。厚庵在京，專喜結交新進，希冀遇著幾個知己。上次聽見。人家傳說廣東館有人在那裡演說，就要想去聽聽，偏偏被童御史喝散了，心中悶悶不樂，把童御史罵了幾百聲頑固。往後到處打聽，才知道是廣東寧有守演說的，就要去找他，又摸不著門路，接著自己又病了□多天的瘧疾，醫治好了，身體軟弱，不能出門。那天會試榜出，看見第五名，正是廣東寧有守，拍案驚喜，又動了訪寧孫謀的念頭。

次日天氣清和，身子也漸漸好了，能夠行動，便叫套車到欣勝寺。投進名片，原來孫謀不在家，他家人手持名片，出來說道：「魏老爺請。」厚庵不知道魏老爺是誰，只得跟了進去，及至見面，彼此通了姓名，還有那于力夫，也斷見了。淡然開言道：「敢問吾兄找寧孫謀何為？」厚庵道：「其實也不為什麼，小弟的意思，是背時到極處了，眼見得世路上的人盡是昏昏沉沉的，叫他醒又不是，叫他睡又不是，只知顧著一身，不曉得自己也靠著人家過活。譬如大房子倒了，那住在房子裡的人，能不壓死嗎？然而這種道理和人家說，沒有能聽得進的，還要被他笑以為狂。因此小弟時刻在後進當中留心，或者少年人懂得這個道理，好和他談談。有天聽得粵東館有人演說，什麼叫做演說，京裡的人，從極貴的中堂到極賤的車夫，都沒有聽見過這兩個字。不瞞吾兄說，小弟也還是書上看來的，因此留心要等這演說時候也來聽聽，豈知被那極頑固的童御史衝散了。後來小弟也生了病，並不曉得寧兄的住處，無從找起，幸而看見會試題名錄，才曉得寧兄中了會魁，慢慢打聽，今日才得來此，無意中又與吾兄相逢，還求指教一切。小弟是八股時代僥倖的科名，從前一物不知，自家覺得不妥，才托人在上海買了幾部時務書來看看，如今方知中國的學問一無足用。寧兄有心人，小弟渴想不止一日了，回寓時，還望吾兄代達誠意。」淡然連稱不敢，又道：「吾兄翰苑名流，小弟是草茅下士，寧兄雖則薄有虛名，還是新進之人，正要請教，少停等他回來，再同他到尊寓奉候罷。」厚庵問了淡然、力夫科分，沒有什麼年誼，當下就把自己名片留下一張，原來那名片背後，印了兩行小字，就是他的寓處。淡然接過來看了，夾在書布底下，厚庵就站起身來要走。淡然也不相留，送他登車而去。等到晚上，孫謀回寓，魏、于二人接著，見他滿臉的得意樣子，淡然便問：「今兒有什麼好消息，如此得意？」孫謀道：「我們的機會來了，此時且不必說，只是還少一個出場的大官兒。」淡然會意，便道：「有位于太史來訪你。」孫謀道：「那個于太史？」淡然把名片取了出來，孫謀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是送上門來的買賣，真是找亦找不出的。」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